



念念平安 岁岁平安

◎孙衍

早年读苏枕书的小说,会自然联想到寓居京都多年的朱天心,同样绵密的、温柔的、细腻的句子,有古典的娟秀,也有现代的驳杂。夹在故事中,倒不觉得是小说,仿佛身边那些真性情的人,他们的惜别和伤离、哀矜和馈赠,如鸭川裹挟了樱花香味的风,让人意兴盎然。

再读《念念平安》时,能感受到她文字的精进,语调抒情,笔法内省,目光忧郁且坚定,轻松愉悦中平添了几分沉稳,这是岁月洗练的结果。和朱天心一样,苏枕书对于京都的喜爱,都一以贯之地注入行文之中。京都之于她,已然成为第二故乡,这个将文化、艺术、建筑、历史等保留很好的地方,常常让人想起那些被现代蚕食掉的古城,经年不变的底色,让记忆有了依凭之地。

在《京都如晤》《书问京都》中,苏枕书曾尝试书信体,倾诉对象里出现了故乡是南通的嘉庐君,其实更像是日记和随笔,或自言自语,或像是对着山川河流诉说此时此刻的境遇。到了《念念平安》时,书信通联的人仍是嘉庐君,只是这个嘉庐君在读的过程中变得日益具象,像也是旧相识,因为有了这个名字作为载体,一切都变得生动起来,可以一起随着他阅读这些书信。嘉庐,我宁愿认为是苏枕书虚构的人物,是在异乡对故乡的寄情,那些书信里要表达的,正是要通过嘉庐带回到底隔重洋的故乡。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、温柔、濡沫,在只言片语中显得无比真诚。那些穿梭在异乡人群中的新鲜的和不那么新鲜的事情,也变得有趣起来。

这本书是通过一封封给嘉庐的信来记录京都的四季轮替、物候变换。她从回北京的路上与游客的交谈写起,说起日本人新年必须互赠明信片,这种颇具仪式感的行为,多少影响了她以书信的方式记录生活。她写远游归来的畅然和怅然,写“鸭川清浅的水流溅出洁白的水花,河床的石头露出来,也是洁白的。水鸟缓慢飞过,周围青山在透明洁净的阳光里,云的影子在山中流动。”看似春光好,却是日常所见。写春天寺院里偶遇一位欧洲姑娘,她的挎包里藏着一只黑白花的小猫,是从乌鸦嘴里救下来的,名叫邦德。又写春天的书市,那种置身于书海的欣悦一如初见,见证人事代谢的惆怅也与日俱增。

苏枕书以书信之名,穿越十余个春夏秋冬,行过那些有风和书香的夜晚,犹如对四季虔诚的敬辞,也是对远方故人的邀约。笔调温良谦逊,和着阳光雨露、微风习习,读的是寒来暑往,念的是岁岁平安。

(3月15日下午2点40分,南通市图书馆二楼将举办苏枕书新著《念念平安》读者分享会暨苏枕书著作展,苏枕书将亲临签售。)



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1)

吉尔伯特·詹姆斯 绘

阿里巴巴躲在
树上看见抢劫归来的
强盗。



一笔一划:诗九十九

冷冰川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是当代艺术家冷冰川的首部诗集,精心挑选99首藏而未发的作品,时间跨度近40年,见证了作者在巴塞罗那和荷兰的创作历程。与诗歌相伴的还有冷冰川创作的21幅黑白刻墨画,14张手稿原迹,交错呈现,为阅读体验增添神秘感和趣味性。

猫奴图传:中国古代喵呜文化

刘朝飞著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本书从中国古典文献中与猫有关的内容入手,列举了古代的知名“猫奴”,介绍了他们对于猫的喜爱之情在其文学作品中的体现;探讨了古人对于猫的态度和观念的转变,并结合志怪小说分析猫的形象;从文学和文字等角度,考察了中国古代有关猫的文化内涵等。

无条件投降博物馆

[荷]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著 何静芝译
云南人民出版社

1994年夏,无条件投降博物馆关闭,数万苏俄士兵离开柏林。不久后,有了一个“俄国人在柏林”的展览,里面有张长长的纸条,写着被俄国人毁掉的每一条柏林街道的名字。生活破灭的故事只能一点一点地被讲述……

吃着吃着就老了

陈晓卿著
文汇出版社

从十七岁出门远行,进京上学,到误打误撞成为一个美食纪录片导演,再到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吃货,漫漫人生路,每个阶段都有与食物相关的记忆。食物,连接着故乡与世界。每个人都可以在“吃”里找到归属。

《飞鸟集》的两种译本

◎乔治

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八年出版的《飞鸟集》,将泰戈尔英文原文、郑振铎白话译本、姚茫父五言格律诗译本三种文本一并收入。

郑译是名译;姚译也是名著,不过,是由郑译改写的。徐志摩《五言飞鸟集》序里说:“郑振铎先生是语体的直译。姚茫父先生又把郑译《飞鸟集》的每一首或每一节译成(该说‘演’吧)长短不一的五言诗。”郑振铎《飞鸟集》一九五六年新版自

序里也说:“当时姚茫父先生见之,大为赞赏,便把我的译文改用五言诗写过,也印了出来。他的译本是更具有中国诗的风味了。”

郑振铎随后又写到:泰戈尔的这些短诗,看来并不难译,但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,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,或尖锐的讽刺语,要译得恰如其意,是不大容易的。他特意举了两首诗为例。其一:“谢谢上帝,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,而是被压在



忠厚书庄 “不忠厚”

◎回笑

黄裳题自藏书《皆春园集》:“三马路中市有忠厚书庄,主人袁氏,年甚青,人亦和谐,为北估中巨擘,颇能识书,亦颇能收书,然其书价则至昂,几不能还价。”虽未点名,对上海古书业稍熟悉者,当知其人即袁西江。

袁西江起初在中国书店供职,1941年,店主人金颂清去世,中国书店歇业,袁西江以分到的一部分存书作价入股,与忠厚书庄的店主人李紫东合伙开办忠厚合记书庄,同时入股的还有黄廷斌,三人均是所谓“河北下五处人”。

“袁西江是一位未曾开口先带三分笑的人物”,精版本学,但又毕竟是买卖人,无利不往。黄裳写过一篇《老板》,记载徐家汇废纸收购站主人唐氏,“不识字而好书”,时常在废纸中称得古旧善本,“他知道这些书是珍贵的,但又不能知道那真实的价值,后来听说是跑到三马路去请教了。一位精明的北方书估成了他的好友,用使他感到意外的价钱把他称来的书陆续买去,一转手获得了使他听了瞠目不知所云的价钱”。黄裳在另一篇《忆江南馆词》题记之中又说,唐氏“于褚礼堂家称得精本不少,几皆为袁估西江以廉直易去”,则知那位“精明的北方书估”即袁西江无疑。贱收贵卖,本是买卖人的惯技,在黄裳看来是精明,唐氏却认为是欺诈,“从此,他就把挑剩下的书深藏密锁起来,不再示人,而对三马路的旧书店也从此深恶痛绝,不再接待,并常常对我发泄他的怨气”。

即便精明如袁西江,却又并非无往不利,也有老马失前蹄的时候。店中的万历马元调刻本《元氏长庆集》《白氏长庆集》,钤有“虞山沈氏希任斋劫余”之印,而且前者“是沈宝研之子沈鸿字秋田者过录何焯的批校”,至于后者“也有名堂,批校出孙淇字竹乡者之手”,袁西江却分别以两块五和三四元的廉价卖给了黄永年,以致多年以后黄永年还意犹未尽地感慨道:“这忠厚书庄的袁西江并非外行,可也就这么卖漏了。”



这轮下的活人之一。”其二:“人类的历史很忍耐地在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。”让我们来看一下姚茫父的译本。其一:“伟哉权与力,御人转如轮。此轮谁所司? 天授予群伦。至心谢天宰,我亦轮下人。”其二:“往事历可睹,一言忍乃济。不信耐心看,始知辱者利。”郑振铎认为,“那些诗,是带着很深刻的讥讽,甚至很大的悲愤的”。姚茫父的译本中,却很难体会到泰戈尔的原意。